

<<知堂回想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知堂回想录>>

13位ISBN编号：9787533649913

10位ISBN编号：7533649915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安徽教育出版社

作者：周作人

页数：20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知堂回想录>>

内容概要

本书是周作人自编文集的《知堂回想录》套装，上下2册，该书是周作人先生生前最后也是最大的一部作品，是一部较为全面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周作人先生的一生。本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文笔生动流畅，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读者从中可对周作人先生的一生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知堂回想录>>

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原名魁寿，字星杓，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主要著作有散文集《雨天的书》、《看云集》、《苦茶随笔》等，另有诗集、小说集、论文集、论著、文学史料集、译作多种。

<<知堂回想录>>

书籍目录

第一卷 一 缘起 二 老人转世 三 风暴的前后(上) 四 风暴的前后(中) 五 风暴的前后(下)
 六 避难 七 关于娱园 八 书房 九 三味书屋 一 父亲的病(上) 一一 父亲的病(中) 一
 二 父亲的病(下) 一三 炼度 一四 杭州 一五 花牌楼(上) 一六 花牌楼(中) 一七 花牌楼(下)
 一八 四弟 一九 县考 二 再是县考 二一 县考的杂碎 二二 县考的杂碎续 二三 义和拳
 二四 几乎成为小流氓 二五 风暴的余波 二六 脱逃 二七 夜航船 二八 西兴渡江 二九 拱辰桥 三
 青莲阁 三一 长江轮船 三二 路(上)的吃食 三三 南京(下)关 三三 南京下关 三四 入学考
 试 三五 学堂大概情形 三六 管轮堂 三七 上饭厅 三八 讲堂功课 三九 打靶与出操 四 点名以
 后 四一 老师(一) 四二 老师(二) 四三 风潮(一) 四四 风潮(二) 四五 考先生 四六 生
 病前 四七 生病后 四八 祖父之丧 四九 东湖学堂 五 东湖逸话 五一 我的新书(一) 五二 我
 的新书(二) 五三 我的笔名 五四 秋谨 五五 大通学堂的号手 五六 武人的总办 五七 京汉道上
 五八 在北京(一) 五九 在北京(二) 六 北京的戏 六一 鱼雷堂 六二 吴一斋 六三 五年间
 的回顾 六四 家里的改变第二卷 六五 往日本去 六六 最初的印象 六七 日本的衣食住(上) 六
 八 日本的衣食住(中) 六九 日本的衣食住(下) 七 结论 七一 下宿的情形 七二 学日本语
 七三 筹备杂志 七四 徐锡麟事件 七五 法豪事件 七六 中越馆 七七 翻译小说(上) 七八 翻译小
 说(下) 七九 学俄文 八 民报社听讲 八一 河南——新生甲编 八二 学希腊文 八三 邬波尼沙
 陀 八四 域外小说集——新生乙编 八五 蒋抑卮 八六 弱小民族文学 八七 学日本语续 八八 炭画
 与黄蔷薇 八九 俳谐 九 大逆事件 九一 赤羽桥边 九二 辛亥革命(一)——王金发 九三 辛亥
 革命(二)——孙德卿 九四 辛亥革命(三)——范爱农 九五 望越篇 九六 卧治时代 九七 在教
 育界里 九八 自己的工作(一) 九九 自己的工作(二) 一 自己的工作(三) 一 自己的工作(四)
 一 二 金石小品 一 三 故乡的回顾第三卷 一 四 去乡的途中(一) 一 五 去
 乡的途中(二) 一 六 从上海到北京 一 七 绍兴县馆(一) 一 八 绍兴县馆(二) 一 九
 补树书屋的生活 一一 北京大学 一一一 往来的路 一一二 复辟前后(一) 一一三 复辟前后(二)
 一一四 复辟前后(三) 一一五 蔡子民(一) 一一六 蔡子民(二) 一一七 蔡子民(三)
 一一八 林蔡斗争文件(一) 一一九 林蔡斗争文件(二) 一二 林蔡斗争文件(三) 一二一
 卯字号的名人(一) 一二二 卯字号的名人(二) 一二三 卯字号的名人(三) 一二四 三沈二马
 (上) 一二五 三沈二马(下) 一二六 二马之余 一二七 五四之前 一二八 每周评论(上) 一
 二九 每周评论(下) 一三 小河与新村(上) 一三一 小河与新村(中) 一三二 小河与新村(下)
 一三三 文学与宗教 一三四 儿童文学与歌谣 一三五 在病院中 一三六 西山养病 一三七 琐
 屑的因缘 一三八 爱罗先珂(上) 一三九 爱罗先珂(下) 一四 不辩解说(上) 一四一 不辩
 解说(下) 一四二 吗嘎喇庙 一四三 顺天时报 一四四 顺天时报续 一四五 女师大与东吉祥(一)
 一四六 女师大与东吉祥(二) 一四七 语丝的成立 一四八 五卅 一四九 三一八 一五 中日
 学院 一五一 东方文学系 一五二 东方文学系的插图 一五三 坚冰至 一五四 清党第四卷 一五五
 北大感旧录(一)——一辜鸿铭,二刘申叔 一五六 北大感旧录(二)——三黄季刚 一五七 北大
 感旧录(三)——四林公铎 一五八 北大感旧录(四)——五许守白,六黄晦闻七孟心史 一五九
 北大感旧录(五)——八冯汉叔 一六 北大感旧录(六)——九刘叔雅,十朱邈先 一六一 北大
 感旧录(七)——十一胡适之 一六二 北大感旧录(八)——十二刘半农 一六三 北大感旧录(九)
)——十三马隅卿 一六四 北大感旧录(十)——十四钱玄同 一六五 北大感旧录(十一)——续
 前 一六六 北大感旧录(十二)——十五蔡子民 一六七 道路的记忆(一) 一六八 道路的记忆(二)
 一六九 女子学院 一七 在女子学院被囚记 一七一 北伐成功 一七二 章太炎的北游 一七
 三 打油诗 一七四 日本管窥 一七五 日本管窥续 一七六 北大的南迁 一七七 元旦的刺客 一七八
 从不说话到说话 一七九 反动老作家(一) 一八 反动老作家(二) 一八一 先母事略 一八二
 监狱生活 一八三 在上海迎接解放 一八四 我的工作(一) 一八五 我的工作(二) 一八六 我的
 工作(三) 一八七 我的工作(四) 一八八 我的工作(五) 一八九 我的工作(六) 一九 拾
 遗(甲)——小引 一九一 拾遗(乙)——儿时 一九二 拾遗(丙)——在杭州 一九三 拾遗(丁)
)——大姑母 一九四 拾遗(戊)——读小说 一九五 拾遗(己)——读小说续 一九六 拾遗(庚)

<<知堂回想录>>

)——遇狼的故事 一九七拾遗(辛)——我的杂学一,二 一九八拾遗(壬)——我的杂学三,四 一九九拾遗(癸)——我的杂学五,六 二 拾遗(子)——我的杂学七,八 二 一拾遗(丑)——我的杂学九,十 二 二拾遗(寅)——我的杂学十一,十二 二 三拾遗(卯)——我的杂学十三,十四 二 四拾遗(辰)——我的杂学十五,十六 二 五拾遗(巳)——我的杂学十七,十八 二 六拾遗(午)——我的杂学十九,二十 二 七后记后序编辑后记

<<知堂回想录>>

章节摘录

第一卷缘起我的朋友陈思先生前几时写信给我，劝我写自叙传，我听了十分惶恐，连回信都没有写，幸而他下次来信，也并不追及，这才使我放了心。

为什么这样的“怕”写自叙传的呢？

理由很是简单，第一是自叙传很难写。

既然是自叙传了，这总要写得像个东西，因为自叙传是文学里的一品种，照例要有诗人的“诗与真实”掺和在里头，才可以使得人们相信，而这个工作我是干不来的。

第二是自叙传没有材料。

一年一年的活了这多少年岁，到得如今不但已经称得“古来稀”了，而且又是到了日本人所谓“喜寿”（喜字草书有如“七十七”三字所合成），那么这许多年里的事情尽够多了，怎么说是没有呢？

其实年纪虽是古稀了，而这古稀的人乃是极其平凡的，从古以来不知道有过多少，毫没有什么足以称道的，况且古人有言，“寿则多辱”，结果是多活一年，便多有一年的耻辱，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话虽如此，毕竟我的朋友的意思是很可感谢的。

我虽然没有接受他原来的好意，却也不想完全辜负了他，结果是经过了几天考虑之后，我就决意来写若干节的《药堂谈往》，也就是一种感旧录，本来旧事也究竟没甚可感，只是五六十年前的往事，虽是日常琐碎事迹，于今想来也多奇奇怪怪，姑且当作“大头天话”（儿时所说的民间故事）去听，或者可以且作消闲之一助吧。

时光如流水，平常五十年一百年倏忽的流过去，真是如同朝暮一般，而人事和环境依然如故，所以在过去的时候谈谈往事，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可是现在却迥不相同了。

社会情形改变得太多了，有些一二十年前的事情，说起来简直如同隔世，所谓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我想这就因为中间缺少连络的缘故。

老年人讲故事多偏于过去，又兼讲话唠叨，有地方又生怕年青的人不懂，更要多说几句，因此不免近于烦琐，近代有教养的青年恐不满意，特在此说明，特别要请原谅为幸。

二老人转世我于前清光绪十年甲申十二月诞生，实在已是公元一八八五年的一月里了。

照旧例的干支说来，当然仍是甲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确是多难的一年；法国正在侵略印度支那，中国战败，柬埔寨就不保了。

不过在那时候，相隔又是几千里，哪里会有什么影响，所以我很是幸运的，在那时天下太平的空气中出世了。

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有见恶的朕兆。

但是有一种传说，后来便传说，说是一个老和尚转生的，自然这都是迷信罢了。

事实是有一个我的堂房阿叔，和我是共高祖的，那一天里出去夜游，到得半夜里回来，走进内堂的门时，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但转瞬却是不见了。

这可能是他的眼花，所以有此错觉，可是他却信为实有，传扬出去，而我适值恰于这后半夜出生，因为那时大家都相信有投胎转世这一回事，也就信用了他，后来并且以讹传讹的说成是老和尚了。

当时我对这种浪漫的传说，颇有点喜欢，一九三一年曾经为人写一单条云：“一月三十日晨，梦中得一诗云，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

族人或云余前身为一老僧，其信然耶。

三月七日下午书此，时杜逢辰君养病北海之滨，便持赠之，聊以慰其寂寞。

”本来是想等裱装好了送去，后乃因循未果，杜君旋亦病重谢世了。

两三年之后，我做那首打油诗，普通被称为“五十自寿”的七律，其首联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即是用的这个典故。

我自信是个“神灭论者”，如今乃用老人转世的典故，其打油的程度为何如，正是可想而知了。

因为我是老头子转世的人，虽然即此可以免于被称作“头世人”，谓系初次做人，故不大懂得人世的情理，至于前世是什么东西，虽然未加说明，也总是不大高明了，但总之是有点顽梗，其不能讨人们的喜欢，大抵是当然的了。

<<知堂回想录>>

我不想举出事实，也实在没有事实，可以证明这事，现在只想一讲我在四五岁的年头上遇着的一个大灾难，即是出天花，这不但几乎夺去了我的生命，而且即使性命保全了，却变了麻子，一个麻脸的老和尚，这是多么的讨厌的东西呀！

说到这里，应当赶紧的声明一句，幸而二者都不，这是对于我的祖母母亲的照顾应该感谢的。

痘为小儿的一大病，凡人都要经过这一难关。

但是只要人工的种过痘，无论土法或洋法这便是牛痘，就可保无危险，可怕的痘神给种的“天然痘”，它的死亡率不知百分之几，幸免的也要脸上加上密圈。

我所出的便是这种“天花”。

据说在那偏僻地方，也有打官话的医官有时出张，施种牛痘，但是在那两三年内大约医官不曾光临，所以也就淡然处之，直待痘儿哥哥或痘儿姐姐来给种上了。

那时是我先出天花，不久还把只有周岁左右的妹子也给感染了。

妹子名叫端姑，如果也是在北京的祖父给取的名字，那么一定也是得家信的这一天里，有一位姓端的旗籍大员适值来访，所以借用的，不过或者是女孩，不用此例，也未可知。

据说这个妹子长得十分可喜，有一回我看她脚上的大拇趾，太是可爱了，便不禁咬了它一口，她大声哭了起来，大人急忙走来，才知道是我的顽劣行为。

当天花初起时，我的症状十分险恶，妹子的却很顺当，大家正很放心，把两个孩子放在一间房里睡，有一天两人都在睡觉，忽然听见呀的叫了一声。

（不知道是谁在叫，据推测这是天花鬼的叫声，它从我这边出来，钻到妹子那里去了，那么在我也没有叫唤之必要，所以只好存疑了。

）大人惊起看时，妹子的痘便都已陷入，我却显是好转了。

急忙的去请天花专门的王医师来看，已经来不及挽回，结果妹子终于死去。

后来葬在龟山的山后，父亲自己写了“周端姑之墓”五个字，凿一小石碑立于坟前，直到一九一九年鲁迅回去搬家，才把这坟和四弟的坟都迁葬于逍遥楼的。

鲁迅在种牛痘的时候，也只有两三岁光景，但他对于当时情形记得清清楚楚，连医官的墨晶大眼镜和他的官话，都还不曾忘记，我出天花是四五岁了，比他那时要大两三岁，可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只是听大人们追述，这才知道一点，据说因为病人发热怕光，一半也因了迷信关系，把房间窗门都用红纸糊封，而且还把眼睛也糊了红纸。

这当时不晓得是否玩笑话，但听去又像在讲真话，所以我那眼睛实在有没有被封过，封了又是什么用意，现在已经无法质询，因此无从知道了。

在天花结痂的时候，据说很是要紧，因为很痒不免要去搔爬，而这一搔爬可就坏了大事，脸上麻点的有无或多少，就在这里决定了。

我是幸亏祖母看得很好，将两只手紧紧的捆住了，不让它动一动，当时虽然很窘，大约哭得很凶吧，然而也因此免于脸上雕花，这与我的出天花而幸得不死，都是很可庆幸的。

我在十岁以前，生过的病很多，已经都记不得，而且中医的说法都很奇怪，所以更说不清是食裹火或火裹痰了。

不过其中顶利害的是因为没有奶吃，所以雇了一个奶妈，而这奶妈原来也是没有什么奶的，为的骗得小孩不闹，便在门口买种种东西给他吃，结果自然是消化不良，瘦弱得要死，可是好像是害了馋痨病似的，看见什么东西又都要吃。

为的对症服药，大人便什么都不给吃，只准吃饭和腌鸭蛋，这是法定的养病的唯一的副食物。

这在馋痨病的小孩一定是很苦痛的，但是我也完全不记得了，这是很可感谢的。

只记得本家的老辈有时提起说：“二阿官那时的吃饭是很可怜相的，每回一茶盅的饭，一小牙（四分之一）的腌鸭子，到我们的窗口来吃。

”她对我提示这话，我总是要加以感谢的。

虽然在她同情的口气后面，可能隐藏着有什么恶意，因为她是挑拨离间的好手，此人非别，即鲁迅在《朝花夕拾》里所写的“衍太太”是也。

三 风暴的前后（上）上文曾经说过，我在天下太平的空气中出世，一直生活到十岁，虽然本身也是多病多灾，却总是平稳中渡过去了，但是在癸巳（1893）年遇着了风暴，而推究这风暴的起因，乃是由

<<知堂回想录>>

于曾祖母的去世。

曾祖号苓年公，大排行第九，曾祖母在本家里的通称是“九太太”；她的母家姓戴，父亲是个监生，所以大概也是本城的富翁，但在我有知识以来，过年过节已经没有她的娘家人往来，可能亲丁都已断绝了吧。

苓年公早年去世，没有人看见他过，但性情似乎很是和顺，不大容易发脾气的，因为传说他好种兰花，有两间房内特设地板，称为“兰花间”，还是他的遗迹，据说有一天他钻到床底上去安排花盆，当时祖父的保姆吴妈妈误当是一只狗，唆唆的吆喝想赶他出去，这话流传下来，可以为例。

但是曾祖母的相貌很是严正，看去有点可怕，其时她已年将望八了，她去世时年七十九，恰在除夕了，其实算是八十也无不可，终日笔挺的坐一把紫檀的一字椅上边，在她房门外的东首。

我记得她总是这个姿势，实在威严得很。

我们小孩却不顾什么，偏要加以戏弄，记得（这是我自己第一次记得的事了）同了鲁迅走到她的旁边，故意假作跌倒，睡在地上，那么她必定说道：“阿呀，阿宝（这是她对曾孙辈的总称），这地下很脏呢。

”那时已是她的晚年，火气全然没有了，在壮年时代她的脾气实在怪僻得很哩。

据我的一个堂叔“观鱼”所著《三台门的遗闻轶事》所记，大抵流传于本家老辈口中，虽系传闻，未必全属于虚吧。

现在抄录在这里：“九老太太系介孚公的母亲，孤僻任性，所言所行多出常人意料以外。

当介孚公中进士，京报抵绍，提锣狂敲，经东昌坊、福鼓桥分道急奔至新台门，站在大厅桌上敲锣报喜之际，这位九老太太却在里面放声大哭。

人家问她说，这是喜事为什么这样哭？

她说，拆家者，拆家者！

”拆家者是句土话，意思是说这回要拆家败业了。

她平常就是这种意见，做官如不能赚钱便要赔钱，后来介孚公知县被参革了，重谋起复，卖了田产捐官（内阁中书）纳妾，果然应了她的话，不待等科场案发，这才成为预言。

平常介孚公在做京官，每有同乡回去的时候，多托带些食品去孝敬母亲，有一回记得是两三只火腿，外加杏脯桃脯蒲桃干之类，装在一麻袋里，可是曾祖母见了怫然不悦道：“谁要吃他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不寄一点银子来的呢。

”她这意思是前后相符，可以贯穿得起来的。

我们小孩暂时能够在风平浪静的时期，过了几年安静的生活，只在有时候和老太太们开点小玩笑，这实在是幸福的。

上面说过的“兰花间”及其毗连的一部分，已经分给共高祖的“诚房”，我们是“兴房”居长，第二是“立房”，至于“诚房”这是智字派下的第三房了，租给一家姓李的，是李越缦的本家，主人名为李楚材。

我所记得的恰巧也是对于老人的小玩笑，这是很有意思的偶合了。

鲁迅在《朝花夕拾》的一篇里记有一节，现在就借了过来应用吧。

“冬天，水缸里结了薄冰的时候，我们大清早起一看见，便吃冰。

有一回给沈四太太看到了，大声说道：‘莫吃呀，要肚子疼的呢！

’这声音又给我母亲听到了，跑出来我们都挨了一顿骂，并且有大半天不准玩。

我们推论祸首，认定是沈四太太，于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称了，给她另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肚子疼。

”这里所谓“我们”，当然一个是我了，至于另外一件事乃是我单独干的，也是对于李家的一位房客。

这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很高大的人，却长着很是细小的辫子，顶上戴着方顶的瓜皮帽，样子颇为滑稽。

有一天在门外看见许多人围着，是在看新嫁娘，这位高个子小辫子的人也在那里。

我便忍不住偷偷的走近前去，将他的辫子向上一拉，那顶帽子就立刻砰的飞掉了。

为什么辫子一扯帽子就会掉呢，这是因为辫子太细小了，深压在帽子里面，所以一掣动它，帽子便向前翻掉了。

可是那人却并不发怒，只回过头来说道：“人家连新娘子也看不得么？”

<<知堂回想录>>

”小孩虽然淘气，只因他的态度应对得很好，所以第二次便不再和他开玩笑了。

四 风暴的前后（中）曾祖母于光绪十八年壬辰的除夕去世，她于两三日以前，从她照例坐的那把紫檀椅子想站起来时，把身体略为矧了一矧，立即经旁人扶住了，此后随即病倒，人家说是中风，其实不是，大约只是老衰罢了。

她是阖台门六房人家里最年长的长辈，中间的“大堂前”要让出来给她使用，本来是死人要大过活人，何况又是长辈呢。

恰巧这年我家正是“佩公祭”（是智仁勇三派九房人家的祖先）值年，照例应当在堂前悬挂祖像，这也只好让出来，移挂外边大厅西南的大书房里，可是陈设的祭器很值钱，恐防被人偷去，须要雇人看守才行，乃去找用人章福庆的儿子来担任这件事。

他名叫运水，这便是鲁迅在小说《故乡》里所说的闰土，是十四五岁的乡下少年，正是我们的好伴侣，所以小孩们忙着同他玩耍，听他讲海边的故事，丧事虽然热闹，也没有心思来管了。

祖父得到了电报，便告了假从北京回来，那时海路从天津到上海已有轮船，所以在一个月之内，便已到了家里。

他同了他小女儿同年纪的潘姨太太和当时十二岁的儿子，轻车减从的走回来，大约原是预备服满再进京去的，却不料演成那大风暴。

这风暴计算起来是两面的，其一方面是家庭的，那是不可避免的事，其第二乃是社会的，它的发生实在乃是出于预料之外的了。

祖父回家来，最初感到的乃是住屋有了变更的事，当初父母住的两间西边的屋腾了出来，让给祖父，搬到东偏的屋里来，从前曾祖母的房子则由祖母和我同住。

祖父初到觉得陌生，又感觉威严难以接近，但潘姨太太虽然言语不通，到底年轻和蔼一点，所以时常到那里去玩。

这样胡里胡涂过了几天，大约不很长久吧，突然在曾祖母五七这一天，这距离她的死只有三十五天，祖父到家也还不到半个月，祖父忽尔大发雷霆，发生了第一个风暴。

大约是他早上起来，看见家里的人没有早起，敬谨将事，当时父亲因为是吃洋烟的，或者也不能很早就起床，因此迁怒一切，连无辜的小孩子也遭波及了。

那天早上我还在祖母的大床上睡着，忽然觉得身体震动起来，那眠床咚咚敲得震天价响，赶紧睁眼来看，只见祖父一身素服，拼命的在捶打那床呢！

他看见我已睡醒了，便转身出去，将右手大姆指的爪甲，放在嘴里咬的戛戛的响，喃喃咒骂着那一班“速死豸”吧。

我其时也并不哭，大概由祖母安排我着好衣服，只是似乎惊异得呆了，也没有听清祖母的说话，仿佛是说“为啥找小孩子出气呢！”

”但是这种粗暴的行为只卖得小孩们的看不起，觉得不像是祖父的行为，这便是第一次风暴所得到的结果了。

五 风暴的前后（下）不久以后，大约过了曾祖母的“百日”之后，他渐作外游的打算，到七八月的时候，就前往苏州去了。

不知道的或者以为是去打官场的秋风，却不料他乃是去找本年乡试的主考，于是第二次风暴就爆发了。

现在借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我所写的一节，说明这件事情：“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

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由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

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二爷’（这是叫跟班的尊称）徐福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周锡恩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

这件事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

知府王仁堪想要含糊了事，说犯人素患怔忡，便是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

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在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科的某某人，都通关

<<知堂回想录>>

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

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

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

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双方都处了死刑，有时要杀戮几十人之多。

清朝末叶这种情形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

前后经过了八个年头，至辛丑年乃由刑部尚书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乱中出狱的犯人，事定后前来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

”此外在本家中又有一种传说，便是说介孚公的事情闹大，乃由于陈秋舫的报复。

陈秋舫名章锡，为仁字派下“礼房”的一个女婿，曾来岳家久住，介孚公加以挖苦道：“踢在布裙底下的是没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得出山？”

”陈秋舫知道了，立即辞去，并扬言不出山不上周家门，后来中了进士，果然如愿以偿，改作幕友，正在王仁堪那里，便竭力阻止东家的办法，力主法办云。

其实这里陈秋舫以直报怨，也不能算错。

况且苏州府替人开脱，也是很负风险的事，师爷不赞成，正是他的本色吧。

<<知堂回想录>>

后记

《知堂回想录》最初拟名《药堂谈往》，是周作人晚年应老友曹聚仁之邀，为香港《新晚报》撰写的一组自述文章。

自1960年末开始，陆续写了两年时间，于1962年12月方告完成，共四卷207节，近40万字。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曾以连载的方式在《新晚报》上发表了一部分，1970年5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了单行本，此时作者已经去世近三年了。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所有著作中篇幅最长的一部。

作者在“后记”中一再申明，自己所记录的都是事实，绝没有“诗化”的成分，碴并不是“凡事实即一律都写的”。

“譬如一个旅人，走了许多路程，经历可以谈谈，有人说‘讲你的故事罢’，也就讲些，也都是平凡的事情和道理。

他本不是水手辛八(今通译辛巴达，《一千零一夜》故事中七次远航的水手。

编注)，写的不是旅行述异，其实假如他真是遇过海上老人似的离奇的故事，他也是不会得来讲的。

”可见在“说什么”与“不说什么”之间，作者有自己既定的取舍标准。

这与作者在处事、为文中始终坚持的自由主义精神也是一贯相承的。

自本书首次面世以来，在香港和内地陆续有多家出版社翻印出版过《知堂回想录》，大都是沿袭香港三育公司的版本，文字错漏较多。

2002年1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时，学者止庵先生根据周氏家属提供的作者手稿复印件重新整理，详加校订，改正了三育版的许多讹误疏漏，功莫大焉。

此次出版单行本，遵照周氏家属的意见，采用止庵先生的校订本，特此致谢。

在编校过程中，原则上一律保持文字原貌，只对个别前后并出的异体字、国名译法依现在通行的文字、翻译规范做了统一，并改正了少量错字。

编者2008年6月

<<知堂回想录>>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有一点周作人是确实做到的，对于自己‘写’下的‘历史’的每一页，他都没有半点忏悔之意。他也同时拒绝了将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蛊惑，只是像一个‘走了许多路程’的‘旅人’，平静地说，甚至有几分淡然地，讲着自己的‘故事’，一些‘平凡的事情和道理’。

——他终于把‘评价’留给了历史与后人，保存了一个完整的‘智者’的自我形象。

——钱理群《周作人传》他（周作人）的文风，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

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来说明神韵，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韵”。

——曹聚仁

<<知堂回想录>>

编辑推荐

我是一个庸人，就是极普通的中国人，并不是什么文人学士，只因偶然的的关系，活得长了，见闻也就多了些，譬如一个旅人，走了许多路程，经历可以谈谈，有人说“讲你的故事罢”，也就讲些，也都是平凡的事情和道理。

我这部回想录根本不是文人自叙传，所以够不上和他们的并论，没有真实与诗的问题，但是这里说明一声，野边并没有什么诗，乃是完全只凭真实所写的。这是与我向来写文章的态度全是一致，除了偶有记忆不真的以外，并没有一处有意识的加以诗化，即是说过假话。

——周作人 有一点周作人是确实做到的，对于自己‘写’下的‘历史’的每一页，他都没有半点忏悔之意。

他也同时拒绝了将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蛊惑，只是像一个‘走了许多路程’的‘旅人’，平静地说，甚至有几分淡然地，讲着自己的‘故事’，一些‘平凡的事情和道理’。

——他终于把‘评价’留给了历史与后人，保存了一个完整的‘智者’的自我形象。

——钱理群《周作人传》 他（周作人）的文风，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

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来说明神韵，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韵”。

——曹聚仁

<<知堂回想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